

【聽說台灣賺更多 | 黑暗篇】

移工？奴工？角落那些「隱形」勞動者！

學校：世新大學

班級：新聞碩一甲

姓名：高銘佐

學號：M106510016

活動名稱：2018 新聞專題報導競賽

「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瑞士知名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曾用這句話描述上個世紀，西歐外籍勞工的現象。鮮明地點出移民接收國對客工的理想期待與實際上必須解決的人性問題。

2018年4月28日晚間，桃園敬鵬工廠大火，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2名泰籍移工罹難。在這悲劇中，媒體大幅報導並關注消防員的殉職，卻幾乎不見兩名移工的報導訊息，兩名移工在噩耗發生始末，被媒體選擇性遺忘與隱形。

外籍移工，在台灣勞動力市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他們在社會角落中，始終「沒有聲音」、「不被看見」？記者採訪了一位來台工作的菲律賓籍移工，並且以第一人稱報導他的所見、所聞、所感。透過他的自述，了解這一群在台灣被「隱形」的外籍移工。



（以下為移工馬杜森自述）

我叫馬杜森 (Mardu Son)，是個 26 歲的菲律賓移工。在我高中二年級那年，爸爸工作時從高處跌落，第一時間我趕到了意外現場，地上留著滿滿一攤血。當時，我非常地害怕他會離開我們，因為媽媽的腳行動不方便，家中還有個念小學的弟弟。但是，上帝似乎沒有聽見來自我的禱告，最後祂還是將爸爸給帶走了。

那時候，村莊裡頭很多人都訴說著，菲律賓遠方有個「淘金寶島」。那座島嶼的名字叫做「TAIWAN」。起初，我以為是「THAILAND (泰國)」，所以非常地高興，同時心底也很感謝上帝。我的阿姨，年輕時就嫁到了 THAILAND，慶幸自己若到那兒工作，還有個親人能夠照應。



後來，鄰居們描述著「TAIWAN 不是 THAILAND」。這時候，不曉得怎麼回事，我有點膽怯了，TAIWAN 在哪裡？是個陌生國家嗎？還是一座城市？

不過，爸爸不在了，媽媽偶爾蹣跚著一拐一拐的腳，勉強到市場賣一些菜，做為貼補家用。我不忍心她這麼辛苦，於是找了仲介讓我可以快點到 TAIWAN 去工作，我也成了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

下了飛機
我被分配到桃園市一間鋼鐵工廠
開始了在 TAIWAN 的生活

| TAIWAN 淘金夢：聽說那裡能賺更多錢？ |

抵達台灣時，仲介說：「為了讓雇主放心我們不會『逃跑』」，需要我們把護照、居留證交給他們保管。如果沒有了這些代表我們身分的證件，我們在這裡怎麼生活？仲介安慰著：「讓老闆放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老闆不開心，取消工作資格，只能被送回國。盡量不要跟老闆起衝突，無論是工作上或生活上。」

同行的朋友（杜旺）和我，覺得仲介說得蠻有道理的，所以就乖乖聽話。到達鋼鐵工廠後，給了我們一組編號，當作是在工廠裡的身分。從此，再也沒有人叫得出我們的名字，只是喊著這一串阿拉伯數字。

| 生存守則：要乖、要奴、要聽話。 |

我在鋼鐵工廠的工作蠻辛苦的，製作欄杆、鐵門、樓梯或是鐵捲門，那些鋼鐵很重，有時候還會被刮傷、焊接時被火燒傷。每天的上班時間大概是6到8小時。如果沒有加班，下午4點半就可以下班了。

老闆對我算不錯，因為工作時我很認真，看到需要幫忙的其他同事，也會主動去協助他們。不過，我的好朋友杜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常遭到老闆莫名地辱罵，甚至因為中文不太好而被毆打。我聽過老闆罵著：「你就是在那裡（菲）無法生存，才要來台灣當奴隸！」

被毆打的時候，嘴裡還說著：「你聽不懂國語嗎？你不會講人話嗎？」雖然被辱罵、毆打的不是我，但心裡仍湧上一股心酸味兒。

前兩年，杜旺因為沒仔細記好項目流程，老闆氣得隨手拿起桌上鐵塊，朝他的方向丟過去。只見鮮血從頭部冒出，順著臉部往下流、沾上綠色工作制服，再持續地流到地面。老闆沒吭一聲，關上車門、開車離開，找客戶談生意去了。

從此
我們更加謹記
「盡量不要跟老闆起衝突，無論是工作上或生活上。」

| 緩解思鄉苦：休假時，我可以去哪兒？ |

來台灣後，工作幾乎佔據了我生活的全部，只有假日才放假。每到晚上的時候，真的好想家，想念媽媽和調皮的弟弟。不知道媽媽的腳有沒有好一點？不知道哪裡可以聽到我最喜歡的歌星 James Reid 的歌。

我是一名天主教徒，休假時一定會跟同鄉朋友們，去做禮拜。向上帝祈禱，工作順利、家裡一切安好、家人健康平安……等。或是，中壢車站廣場附近，來場電影、血拚、逛夜市，透過這些小小娛樂，讓自己「暫時」沒那麼想家。

我到那邊的時候，真的很開心。在台灣竟然有一個地方，讓我彷彿置身在菲律賓一樣，許多來自不同工廠的菲律賓人。我還可以一天內，採買完需要的生活用品、匯款回菲律賓、簡單聚會聊天。在這裡，我能完全放鬆做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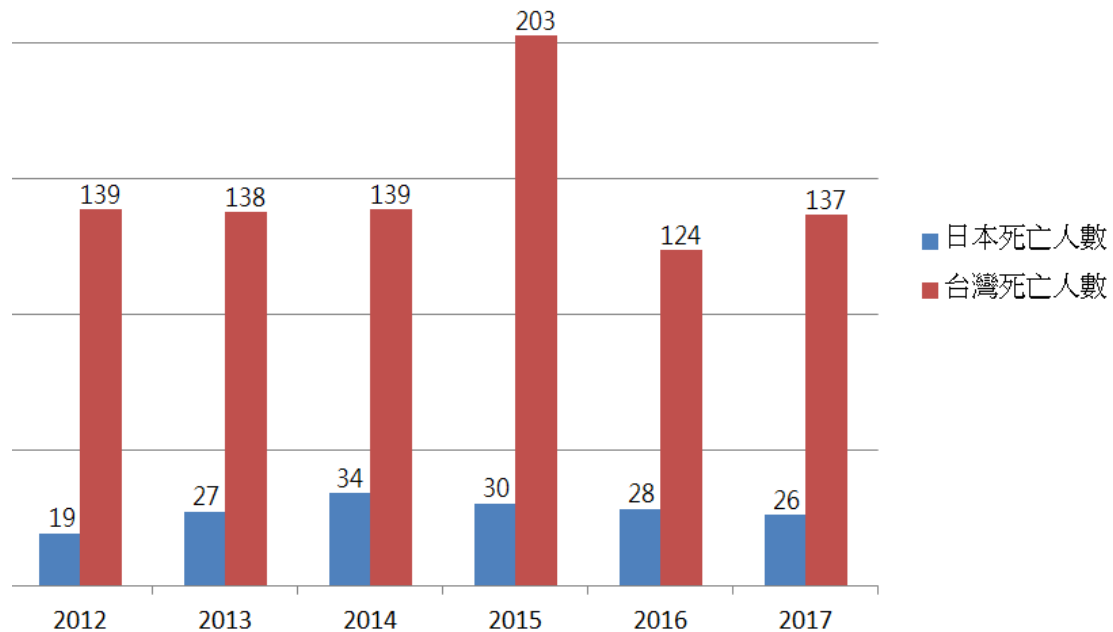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
我很難想像怎麼度過苦悶的工作時光

| 淘金寶島：移工眼中的「危險之島」 |

TAIWAN 一詞，是移工們想像中淘金的天堂。他們不是台灣人，卻是台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從事著我們眼中所謂的「基層工作」，鋼鐵業、機械業、營造業建設業、自動機具業，以及家中長輩的生活起居。

日本政府於 1981 年開放外籍勞工，稱為「研修生」或「實習生」。然而，不管是台灣之「外籍勞工」還是日本的「實習生」，皆是移工。據台灣與日本官方統計，近 6 年，台灣移工死亡人數共 880 人，而日本移工死亡人數則是 164 人，台灣移工死亡人數是日本 5.37 倍。

台、日藍領外籍移工死亡人數比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勞動部、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

台灣高職災死亡率背後
其實是一群外籍移工的生命

| 若再選擇一次，我不會去台灣。 |

「我在這裡過得很好，媽媽的腳也漸漸康復，弟弟也念國中了。但是，看見其他同事／朋友經常被老闆辱罵著，或是台灣人眼中我們很髒、沒素質」，講到這裡，馬杜森語氣難掩激動；至於未來是否還會選擇到台灣工作？馬杜森的答案是「不要」。

在許多移工中，馬杜森的遭遇算是幸運的，因為不是每一位移工都能像他一樣，獲得老闆或雇主的人道對待。來台灣工作四年多的馬杜森受訪時，不斷反覆望著手機裡，來自菲律賓那頭，媽媽傳來的生活照片。思鄉之情與思親之苦是移工們的心情寫照。

2018年初，菲律賓因安全問題，宣布暫停勞工輸往科威特；印尼政府也將在2019年前，逐步落實「零國際幫傭計畫」。各國都在積極爭取外籍藍領移工，而台灣呢？從這次桃園敬鵬大火罹難移工的被隱形，正視移工職災的問題，在台灣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馬杜森對媽媽，萬般思念。(圖／翻攝自馬杜森臉書)
